

女 NU 县 XIAN 委 WEI 书 SHU 记 JI

# 女 县委书记

罗阿波 著

# 女 县委书记

罗阿波 著



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



0000157663

438578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县委书记/罗阿波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4

ISBN 7-5354-2492-9

I.女…

II.罗…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3854 号

策 划:周百义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校对:梁 风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公安县合美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125 插页:2

版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269 千字

印数:5801-9800 册

---

定价:20.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描写中国现代女性自强不息精神的长篇小说。

女主人公赵离作为私生女，由于家庭的原因，她一直在精神和心理上受到极大的压迫。在那个非常年代里，一切不公的遭际她都领受过，但她终于从逆境中振作，从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走上新城县委书记的岗位。

然而，等待她的却是：要面对一个全国最贫困县之一的集成老账，各种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人民生活的穷困潦倒。最不能容忍的是，她的劲敌设置一个个圈套，让她一时迷失方向，真假莫辨。更可恨的，说她是利用女色才爬上了如今的位置……种种非议，对一个女人来说犹如掉进令人窒息的深井中，她能爬上来么？

小说塑造了一个女县委书记面对困境迎难而上的优秀品质，对她的人性方面的缺陷也作了精彩描绘，很是感人。

春天对女人常常是偏爱的，尤其是对一个健康漂亮的女人。在第一个暖暖的春日里脱掉了裹得厚厚的衣服，去除了冬天的瑟缩和僵硬，经过漫长冬季积蓄的活力也就释放了出来，容貌仍旧像去年一样美丽，记忆力像去年一样完好，走起路来脚下富有弹性，身体充满了轻盈舒畅的感觉，连呼吸都是甜丝丝的。因此内心里总有一种旺盛的欲望在冲动。

赵离就是这样的女人。

这是一九九二年的早春二月。春天的脚步像往常一样悄悄地接近，赵离并没有想到这个春天和今后的日子对她有什么特殊意义。她到省城参加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会议内容是部署去年底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工作，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市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只有她一个是副职。但她知道她很快也要成为正职了，部长调离以后，省委组织部已经对她作了考察。市委李天民书记早就向她透了底，要她多留意部里的工作。这次派她而不是主持工作的刘副部长参加会议，就是组织上的有意安排。因此她已经开始考虑今年全市的宣传工作了。

赵离已经四十二岁，不是那种轻易就激动得难以成眠的年纪了，但她还是希望自己的价值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承认，她以前是一个医生，不过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她走入仕途完全是



心非所愿的，但组织上作出了决定，她还是愉快地服从了。当医生时，她是一个好医生，当领导干部，她也是按照一个好干部来要求自己的。她也像所有从事行政工作的人一样，希望能在职务上得到提升，因为仕途上所能体现的价值莫过于职务的高低了。

会议结束那天夜晚，安排了文艺活动，也有人趁机到省委领导家里拜访，赵离哪儿也没去，她很需要独自呆会儿，所以谢绝了一行人的邀请。有一个市的宣传部长笑着说：“小赵，从来的那天就盼着能跟你跳舞，好不容易盼到今天，也该给个面子嘛。”赵离笑着说：“跳舞，还跳六呢，没见我是个傻大个儿呀，进了舞场，还不像个坦克似的。”那个部长一本正经地说：“也是啊，谁让咱长这么矮呢？弯刀对着瓢切菜，瘸驴驮着破麻袋，我得找个块头小一点儿的。”一行人嘻嘻哈哈地走了。赵离一个人留在宾馆里，偌大一个房间，只她一个人，她很喜欢这样的环境。

看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之后，她打开浴缸的热水，把自己泡在水里，什么也不想，直到浑身泡成粉红色，汗水从头上和身上泉水般地流下来，这样冲洗很容易让人虚脱，但也使人产生一种虚弱得近于颓废的快感。她轻轻地揉搓着身体，虽然已经四十出头了，可是造物主却给了她异于常人的恩惠，她的面部皮肤仍然紧绷而光滑，脖子和腹部没有这种年龄女人通常有的赘肉，乳房结实丰满，双腿修长而又匀称。尤其是两只脚，小巧而又柔若无骨。记得有一次在新城县菩提寺陪同省里的客人参观时，一个坐在路边看麻衣相的卜者拦住她，说：“这位女领导，坐下来看看。”赵离说：“你从哪儿看出我是女领导？我偏偏是一个工人。”卜者道：“你瞒不了我，妇人美足，是大富大贵之相，你不是领导，定是领导的夫人。”当时



她笑笑地离开了。她知道世上有很多漂亮女人，虽然拥有美丽的身材和脸蛋，却在脚上出了败笔，或是足背弯弓，或是脚蹠粗大。西方古典油画里的美女都是生着一双美足的，只不过是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罢了。这种抚摸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浴缸中的水渐渐变凉，她才慢慢爬起来。脱掉卫生间里提供的那种简陋的塑料浴帽，一头长发披散下来，因为不打算再出去，也就不必像往常那样挽起发髻。然后穿着一件内衣，光着脚在地毯上来回走着。柔软的地毯像小狗似地舔着她的脚板心，使她痒痒得要舒服地叫起来。灯光照在米黄色为基调的房间里，给周围平添了一脉温情，来省城几天了，忙于开会，心里总像有事塞着，一点儿也没发现房间里还有这种情调。而奇怪的是，一旦发现了这种情调，一旦发现自己拥有了一个独立的天地，她的心情也变得潮湿起来，周身涌动着暖暖的细流，一个做女人的愿望渐渐攫住了她。

她拿起了电话，拨了家里的号码。听筒里悠长地振动着铃声，没人接。丈夫老张不在。儿子山山在读经州高中，明年夏天就要参加高考了，这会儿准是在夜自习班上拼命呢。想到儿子，赵离心里头又是一热，山山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不光学习是学校的尖子，得过全国全省几次数理化大赛的名次，而且在家里也是她和丈夫的助手，完全没有独生子女的那些坏毛病。老师们有时候来串门，最爱说的就是山山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了，问题是上北大呢还是清华。每当这时候，赵离就会告诫那些热心的老师：“你们可别宠坏了他。”口里虽这样说，心里却是美滋滋的。可不是么，在重视子女教育而又竞争激烈的今天，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一个母亲满足的呢？

隔了一会儿，她又拨了一次，仍然没人。刚放下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以为是回铃，可是铃声顽固地响着，拿起来一



听，原来是市委书记李天民。李天民在电话里说：“怎么开了几天会，也不给我来个电话啊。”

赵离说：“忙着开会，又怕打电话耽误您工作。”

李天民说：“我来省城两天了，有句话要跟你说。”

赵离问：“您住在哪儿，我去看您。”

李天民在电话里笑了起来：“好你个赵离，我就在你的头顶上呀。”

赵离叫了一声：“哎呀，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呀，我这就来。”

李天民说：“你别来了，开开门就行了，我在你门口服务台打的电话。”

赵离急忙穿好衣服，赤着脚跑去开了门，见李天民正笑着站在门口。

赵离抱歉地说：“一点儿也不知道您就住在上面，不然我就看您去了。”

“你为什么站着？别这么一股子生人气，你坐你坐。”李天民坐下后说，“理所当然的是我该来看你嘛。我刚从省委张书记那儿回来，听说你们都去跳舞了，就试着打了一个电话。呃，你怎么没去？”

“你不知道我是一个舞盲呀。”赵离坐在李天民对面的床沿上，小姑娘似地将两只脚摇摆着，发现李天民两眼正注视着自己的双脚，这才意识到竟没穿鞋，一双脚在灯光下白花花的，便急忙套上鞋，红着脸说，“太没礼貌了。”

李天民很谅解地笑了笑，说：“宣传部长不会跳舞怎么行呢？我都五十多了，还能上场一步摇，赵离你不能封建哟。”

赵离说：“再别说宣传部长了，这几天人在开会，心里倒七上八下的，会议安排的宣传任务这么重，我真担心不称职



呢。”

李天民收敛了笑容，说：“我来就是跟你说这件事的，恐怕市委原来的意图这次实现不了了，卫文华可能要任宣传部长。”

赵离心一沉，问：“为什么？是考核不过关？”

李天民没有吭声，好像是斟酌怎样同她谈。上次省委来经州考核了两个人，一个是她，另一个是郊区的区委书记卫文华，市委的意图是让卫文华任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宣传部长则由她担任，这在经州领导层里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考核情况很好。省委张书记说，最近省委有一个规定，凡是进入市地一级班子的，要有在县区担任主职的工作经历，你恰好缺少这个台阶，所以……”

赵离说：“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多年一直做业务和机关工作，缺少担任主职的经历和才干，请李书记放心，我会像过去一样干好工作的。”

李天民摇了摇手，说：“别忙着表态嘛。省委考核组是肯定你的，分管干部的张书记和组织部刘部长对你也很有好感，从实际情况看，我们市里也很需要一名女干部。我考虑，市委要调整你的工作，你接替卫文华，到县区去干一段怎么样？”

赵离刚要说话，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李书记说：“就这样说了。”站起身来，要走出去。赵离越过他，抢先开了门，门口站着几个人，一个是经州日报记者张力，另一个是省报驻经州记者站记者肖丽，是经州的两个才女，她们二人都同赵离熟悉。站在她们身后的男同志是经州市下辖的新城县委副书记，叫余锋。但赵离跟他却很少接触，今天也来看她，让赵离感到有些意外。也许是知道她要当市委常委，所以来联络感情吧，官场上的人多有这种敏感的职业习惯。



“是你们呀。请进。”赵离说。

两个女记者都一色的米黄色风衣，下面穿着白色的长裤，脚下蹬着时下流行的黑色战靴，乍一看，还以为是姐妹俩，只不过张力个子更高一点，眼睛更大一点，在矮小精悍的余锋面前，更显得亭亭玉立。

两位女记者看到李天民，立即热情地说：“李书记好！”余锋也喊了一声“李书记”，同时下意识地做出握手的准备。

李天民面无表情地说：“好，好。”点点头，侧过身子，挤出门去。

赵离说：“请坐吧。”

张力呆呆地目送着李书记的身影，半天才回过头来，对着赵离笑了笑。

“请坐吧。”赵离说，“吃点水果，有梨，苹果。”

“不吃。”肖丽说。

“你们怎么搞到一起了？”赵离问，忽又觉得这话问得不妥，又问余锋，“余书记到省城出差还是跑项目啊？”

余锋搓搓脸说：“想搞一篇理论方面的东西，请二位大记者到省报沟通沟通。说你来开会了，她们邀我一起来看看你。”

赵离说：“谢谢。余书记事情这么多，还在思考写作。张力，我们都应该向余书记学习。”

张力仍然看着门外——其实门早已关上了，心不在焉地说：“李书记怎么啦？好像有情绪似的。”

赵离看了看她，没有回答。张力是经州市出名的女人，通常女人出名的途径不外乎两个：一是美，二是风流韵事。张力二者兼而有之，出名就可想而知了。她大学时学的是政教系，却往文学小路上拥挤，对朦胧诗尤其感兴趣，在学校读书时就是小有名气的女诗人。毕业后分配在市文联做编辑工作，和文



联一位专业作家有过一段婚外恋。年轻姑娘追求作家，曾是一时风尚，倒也无可厚非，糟糕的是她处事不慎，在床上被作家的老婆逮个正着。如果她能对自己的作为有个正确认识倒也罢了，偏偏她以为自己是作家的最爱，衣服也不穿和作家的老婆练起柔道，从楼上打到楼下，又从小区打到马路上，引起路人长时间的围观，以致于道路堵塞，不得不请出交警来干涉。关于这中间的故事，经州市曾闹得沸沸扬扬，有很多不同版本的传说，足够写一部琼瑶式的通俗小说了。赵离分管文联工作，事情闹到她这里，当时着实很生气，可当她看到张力以后，就理解她为什么要做第三者了。张力有着一双漂亮而迷人的眼睛，也许这种女人天生就是要做别人情人的，加上她总认为这种事的发生男人的责任更大些，于是便改变了要处分她的主意，只给了作家一个党内严重警告，把她调到报社工作。可也正是这个原因，赵离每次看见她，就会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

张力发觉自己的话给赵离出了难题，马上转移话题说：“赵部长，我们最近围绕经州的精神文明建设做了一个系列报道，你是分管文明委的，想请你先看一看。”

赵离说：“你说到报纸，我正要向你们反馈一个信息哩。我们的报纸能不能再办得活泼一点儿？除了会议消息就是广告，这样的报纸谁愿意看呢？”

“去年我们就酝酿着报纸改版的事，可是办报方针不变，报纸就变不了面孔。”张力说，“现在上面只强调是喉舌，大小会都要发个消息。另一个方面，为了赚几个广告费，大小广告都接，什么治脚气、性病的，没有版面就往中缝、天头上挤，搞得像一个黄色小报。”

赵离忽然觉得和张力她们说这些事有些不妥，如果传到刘副部长耳朵里，会影响团结的，刘副部长兼着报社的党委书



记，报社是他分管的地方，不便多说，忙转移话题说：“你到商场去逛了没有，今年女装流行什么？”

肖丽说：“赵部长也喜欢流行的东西？”

赵离笑了笑。“我也是一个女人嘛，你们作家说，世界因为女人才美丽。是吧，张力？”

张力对肖丽说：“你不知道吧，肖丽，赵部长虽然是领导干部，但比起我们还要女人呢，据说年轻的时候，市里有四大美女的说法，赵部长就是其中之一。”

肖丽说：“我怎么会不知道？赵部长就是现在也还很漂亮呢。”

赵离说：“张力你又瞎说了。”虽然脸上仍然挂着笑容，口气却透出不悦，她毕竟是领导干部，又比张力年长了一些，不想同她们过分亲昵。

张力说：“我们来就是采访省轻工服装展销会筹备情况的，这是我省第一次举行这样的活动，所以报社领导对报道很重视，我们是人口大省，也是工业和乡镇企业大省，发展轻工业和服装业，市场前景非常乐观。”

赵离说：“重要的是对我们市也有非常大的意义，我们市重工业基础差，一是要发展轻工业，二是要发展第三产业，这也许会成为我们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张力说，“我们以后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忘了我们这个出发点。”

赵离说：“你又太严肃了。今年到底流行什么呀，衣料、色彩、式样。”

张力说：“严格地说，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流行浪潮，农村还正在解决温饱，城市购买力十分有限，不可能像西方那样追求时髦，最要命的是我们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市场观念



和消费观念，新闻界也不会像西方那样宣传和引导。所以流行对我们来说，还是个奢侈的东西。我们所谓的流行只不过是起哄罢了。”

赵离说：“我怎么听起来像是读一篇社论，怎么能说我们国家就没有流行呢？别说现在，就是在‘文革’，也有流行存在，姑娘们穿上一件绿军装，把白领翻到外面，头上扎着小辫，这不也是流行？”

“如果这就是流行的话，那么今年流行红色色系。”张力说，“我正在构思一篇记者述评，没想到一急都说出来了，赵部长的话改变了我的观点。”

赵离说：“张力，你们记者可不能随便改变观点。我不过是跟你随便聊聊。”

“华联有一种很新款的羊毛套裙，我建议你去买一件。”张力说，“你这么好的身材，穿起来准好看。”

赵离摇着手道：“什么呀，那么花哨的东西我能穿吗？”说着看了看自己挂在衣架上的那件蓝色西服外套，这是她的衣服的基本色。

张力说：“赵部长，你应该在我们市为女干部带一个头，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可你看我们的女同胞有多惨呀。一个个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全都板着面孔。”

“好吧，明天我到华联去看一看，可是你也别指望我成为模特儿。”赵离微笑说，把电视又换了一个频道，是宾馆的自办节目，一群和尚正在同一个姑娘比武，姑娘武术显然高得多，打得和尚们人仰马翻。她觉得有趣，便懒得再说话了。

过了一会，三个人都起身告辞，也没挽留。送他们出房间后，她又拨了家里的电话，老张仍然不在。电视也没什么好看的了，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起来。想着，想着，竟想起李书记说



到市委常委的任命未得到省委批准，有可能到郊区任职的事，这样一来，原先为宣传部长做的那些工作设想全泡汤了。真不知道经州的人知道了会是什么议论。刚才的那种好心情顿时风吹云散，充满了活力的身体陡地疲乏了，整个房间因之显得大而无当，灯光也显得毫无理由的热情，便关了顶灯壁灯台灯，只留下一盏地灯幽幽地亮着。她下床去打开窗帘，窗外一株腊梅树的剪影印在玻璃上，虬枝峥嵘，一动不动，更是令人觉得黑夜的静谧。赵离回到床上，眯缝着眼睛，有一忽儿觉得这不是在省城的星级宾馆里，而是在汉口父亲的老宅里，在后花园她和母亲住的房子里，夜色如画，屋外月光如水，树影摇曳，母亲拍着她的后背，用乡音给她唱儿歌，讲故事，她就这样偎在母亲的怀抱里静静地躺着。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好像几个世纪似的遥远。这么多年来，她似乎一次也没有回想小时候的事了，眨眼之间，自己也成了别人的母亲。母亲，母亲……她轻声呼唤着，窗外的腊梅树渐渐模糊，她沉入了梦乡，好久，两颗豆大的泪珠从她眼角流了下来，一颗流到枕头上，另一颗流进耳朵里。

## 二

赵离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她的出生地，位于汉口六渡桥的王家后花园了。

1949年3月，赵离出生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家庭里，父亲



叫王德利，在省教育厅作一名督导员，他早年间在乡下老家做粮食生意，后来汉口发展，依靠一个在省政府作官的同乡的关系，谋得了这个位置。他不懂教育，他谋得这个位置并不像当时社会名流那样为了教育救国，而是为了他更好地经商办厂。他办的印刷厂是当时省城最有名的工厂之一，在汉口六渡桥，他的两家店铺占据着最好的地段。督导员是一个闲差事，但只有社会名流才能有资格担任，这恰恰为他跻身上层社会提供了便利。平时他无需到任视事，正可以有时间经营他的店铺和工厂，名利兼收。不幸的是抗战爆发，武汉保卫战失败，父亲一路狂逃，在宜昌时遭遇日机轰炸，下船爬上了一辆军车，竟然鬼使神差流落到陕西，在西安做了一名寓公，留在武昌、汉口的工厂和店铺也被日本人征用，他的如日中天的生意也被中断。一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父亲才回到汉口，虽说同省政府失去联系多年，但他在抗战期间所表现出的气节，还有黄灿灿的金条却受到当局的青睐，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职务，工厂也没有作为敌产没收，而是发还了他。抗战结束，民主建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父亲作为实业家也进入了又一个发展时期，短短两年，生意竟如同铁炉鼓风，越烧越旺起来。

父亲此时已有两房太太，大太太是早年间在乡下娶的，生有两个儿子。二太太是在西安作寓公时娶的，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壮的陕西女人，有着一张圆圆的赤红脸和两只硕大的乳房，是那种让人一看就知道很能干的角色。但肥地未必有好收成，她嫁来赵家多年，父亲一直在努力同她生孩子，甘露频降，却寸苗不生，她因此对所有会生小孩的女人怀有刻骨仇恨。赵离的母亲万没想到，在她还没有来赵家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仇敌。

父亲这时已年过五旬，事业正处在上升时期，在家庭也同样雄心勃勃，他需要有更多的孩子来做他的帮手，继承他的事



业。而且他的两个太太也很使他不中意，大太太是乡间的小脚女人，安于居家小事，闲时只知道烧香念佛；二太太虽然是城里人，但心胸狭窄，一味敛财，而且常常表现出一副好勇斗狠的样子。他早晚出入社交场合，需要一个才德品貌俱佳的夫人，这时他便把眼光投到母亲的身上。

母亲叫赵品书，是武昌大学附属中学一位教员的女儿。她的父亲——也就是赵离的外公早年曾在外国留学，可是时乖运舛，长期得不到社会重视，只好屈身在中学里教书，赵品书的母亲是苏州人，在她十来岁的时候就已去世，父亲立志不娶，把对妻子的爱倾注在女儿身上。赵品书不仅长得非常美丽，且天资聪慧，读书常能过目不忘，尤其是从父亲手中学到一手好丹青。即使在汉口这样的大都会，当时这样的女孩也可谓凤毛麟角。如果不是有了突然的变故，赵品书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结局。

赵品书上高中那年恰好十七岁，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她父亲在下学回来的路上，被国民党军队的一辆军车撞倒，从此赵品书成了孤儿。她的父亲是一个穷教员，死后没有为女儿留下一点财产。赵品书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退学。可是她是那种志比天高的女孩儿，她要完成她的学业，像她所倾慕的现代女性一样，能为社会造福。于是她在报上登出了启事：有能供给她继续读者者，她愿意为他做一切事情。这份启事只有指甲盖大小，连报社编辑也把它当作一个恶作剧来看待，但却被王德利在一张包点心的破纸上慧眼发现。于是十七岁的女中学生成了教育厅督导员兼印刷厂老板的第三房太太。

在六渡桥赵家宅第里，赵离一共生活了六年。等到她童蒙初开的时候，已是解放后的事了。对那个有着好几进大院子、主仆十几个人的封建大家庭，赵离并没有太多的记忆。她对家





中的许多了解是后来通过母亲赵品书的口中知道的。赵品书出嫁以后仍然在中学里读书，只有星期六才回到府里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赵离出世。

本来赵品书要等到赵离长到一岁再回到学校念书的，可在赵离还没有满月时，汉口就解放了。

赵品书在解放后面临解决的第一件事情是同王德利的关系。王德利有三个妻子，可是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他只能拥有这三个妻子中的一个。王德利在解放后作为民族资本家仍然拥有对工厂和商店的所有权，尽管他曾当过督导员之类的官。按照他的意思，当然是要同赵品书一起生活的。但是赵品书坚持离开了他，她对政府的干部说：“我的日子还长，现在是新社会，我不能只做一个资本家的太太。我要参加工作，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赵品书后来实际上只工作了短短几年，她在小学教书期间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看到什么都觉得肮脏恶心，经常在上班时吐得一塌糊涂，无法胜任工作，不得已辞职了。赵离记得母亲赋闲在家的那些日子，总是伏在长案上画画，画完一张画，就挂在墙上细细端详，然后送到园子的一角烧掉。不画画的时候，母亲就在屋里擦擦洗洗，甚至钻进床底去擦拭不易看到的地方。她每天都要洗澡，哪怕是三九寒天也不例外。她不允许家里和身上有一丝灰尘，否则就会觉得屋里有什么异味而烦躁不安。由于有了这种奇怪的病，母亲一生中当然不可能再同别的男人结婚，她不能容忍别人进入她的生活。

她虽然没有工作但生活并没有问题，离婚以后，王德利给她的财产足够她维持比较体面的生计。王德利还把整个后花园连同花园中的几间房给了她，按照赵品书的要求，从侧墙开了一个边门儿，这样赵品书不必再经过前院大门出入。后花园里